

宋

會

要

遼

全唐文

宋會要

契丹凶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南距幽州千七百里
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光啓後其王欽
德乘中原多故侵畧諸部達靺奚室韋咸被驅役由是
放帳浸盛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邪律阿保機代其位先
是八部互立為主三年而代至阿保機遂怙強不受代
後唐天成元年卒僞謚大聖皇帝次子元帥太子德光
立二年始私建年號曰天顯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
藉其兵勢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
十六州以報之又改元會同少帝末南牧渡河僞稱大

遼死為謚嗣聖皇帝兄突欲子永康王兀欲立號天授
皇帝改元天祿立五年為燕王述軋所殺述軋立虜衆
不附共推德光子齊王述律襲位殺述軋時周廣順六
年也號天聖皇帝更名明改元應歷述律好睡國中目
為睡王自世宗平三關虜氣遂衰治平二年十二月改
今國號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詔北面諸州禁邊民無得
出塞盜馬先是五代以來募民盜戎人馬官給東頭供
奉官劉琮為西頭供奉官賜襲衣銀帶器幣十一月
契丹徼冰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詔全
興以書答之書云琮濫受君恩猥當邊任臣無交於境
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切思南北兩地

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載歎盟時通幣往者晉六後主
政出多門感彼強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於
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縫隙若或交肥一介之使願布
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為與國不亦休哉琮
以甚微敢干斯義遠布通悟洞垂鑒詳 八年三月二
十六日契丹遣欵附使克妙骨慎思等十二人奉書來
聘其書稱契丹國詔東上閣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送
之及至館于都亭驛召見崇德殿賜襲衣金帶銷金皂
羅帽烏皮鞞帶二百銀鞍勒馬其從者十二人衣服
器帶有差 二十八日晉王及宰臣百官以契丹通好
請崇德殿稱賀帝謂宰相曰自晉漢以來北戎強盛蓋

由中朝無主以至晉帝蒙塵乃否之極也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先是涿州以來使書達于維州孫全興稱克妙骨慎思至是啓書但云克慎思或云克是官號令姓氏與官俱未詳故兩存焉二十九日詔契丹使於講武殿觀諸殿騎士習射令其二從者梟屋六條首里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三十日又宴於長春殿七月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太常寺丞呂端副之是始與中國交聘八月契丹遣使左衛大將軍邪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骨通事左監門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一襲玉帶一御馬三并鞍轡帶甲馬五十賜冠帶器幣有差使副皆革錦旋襪衣

一襲金帶一衣着百疋銀器百兩金鍍銀鞍轡馬一皂
羅銷金帽一鞞一通事衣一襲公服靴笏金帶幘頭絲
鞵衣着五十匹銀器五十兩銀鞍轡馬一小底書表二
人各紅錦鞍欄金鍍銀帶銀器二十兩衣着三十匹軍
將馬群蹋馬棧刺梅里等四十六人各中錦旋欄金鍍
銀帶絲鞵銀器十兩衣着二十匹又賜通事使_以人二十
人各中錦旋欄銀帶銀器五兩衣着十匹書表已下隨
身十二人錦襖銀帶銀器三兩衣着五匹因令從隗出
郊及辭又賜衣服器幣以遣之 十二月契丹遣使耶
律烏正禮賓使蕭護里國通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
進賀永年正月獻御衣一襲金帶一金鞍轡馬一銀花

鑄鞍轡馬一散馬七十匹烏戎等各獻朝見馬有差詔
賜如八月惟副使減銀器五十兩通事止銀帶隨從又
有舍利判官皮室通引之名所賜羌損箭數時初平江
南李煜至闕下烏正在館間之各獻名馬弓箭為賀及
入辭加賜金鞋鞞束帶皂花歌正袍暈錦紫綺鞞器等
物 九年正月幸北苑觀騎士與契丹國使騎射及辭
人厚賜以遣之 二月契丹遣使邢律延頤來賀長春
節獻御衣玉帶名馬二匹鞍勒副之散馬百匹白鶻二
十二月契丹遣使鞍轡庫使蕭蒲骨只及從人枯毛
骨等奉慰書來聘修聘禮也命引進副使田守竒宴勞
於城外恩賜如例及還又加賜銀器二百兩衣着二百

正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契丹遣使蕭蒲泥禮王
吳等奉御衣金玉帶玉鞍勒馬金銀飾戎仗及馬百匹
來賀太宗皇帝登極又別奉御衣金帶鞍馬為賀正之
禮是日對泥禮等於崇德殿及其從者凡八十二人賜
衣帶器帶有差 四月又遣使鴻臚卿耶律敵等獻助
山陵馬三十匹又獻御衣三襲金帶二御馬三匹黃金
鞍勒副之金飾戎具一副 八月契丹小底述訥肆還
本國詔賜窄衣金靴鞬銀器百兩衣着百匹 十月四
日契丹遣使耶律阿摩里來賀乾明節獻御衣二襲金
玉帶各一馬百匹 是月十二日車駕幸子城西北隅
親衛士與其使射 十二月遣使太僕卿耶律迭列

禮賓副使王英以良馬方物賀正至上元召其使觀燈
又宴崇德殿賜賚倍常及還又命儀鸞副使孫宴送至
境上別賜其使大衣着百匹大銀器百兩副使半之
三年十月遣度太僕卿耶律諧里副使茶牀副使王琛
等獻御衣二襲金帶弓箭金鞍轡鐵鞍轡各一御馬四
匹散馬百匹來賀乾明節是月帝畋于朱延頓因令
諧里從獵帝村中走光諧里等貢馬為賀及辭日加賜
如例惟無大銀器而有漆器各一棹命供奉官閻門祇
候王使送至境上十二月契丹遣使蕭蒲骨只等以
良馬方物來貢賀明年正月時帝幸玉津園又召其使
令觀宴臣宿衛四年春中駕親征河東二月契丹遣

使耶律尚書戡刺梅里奉書問起居對于行在所賜梅里金帶銀鞍勒馬三月石嶺閔總管郭進言契丹率衆數萬騎寇石嶺閔以援晉陽即出兵敗之六月王師親平河東七月下詔北征二十日車駕次東易州州即戎人所立偽刺史劉宇率官吏開門迎王師乞降賜以衣服錢帛慰撫之命宇為左驍衛將軍二十一日次涿州又降之二十三日駐蹕幽州城南之寶光寺契丹聞王師至不敢居城中凡萬餘衆屯于城北帝親率兵乘之斬千餘級餘黨遁去契丹渤海兵三百餘人及范陽軍三百餘人降召見賜錢帛撫之二十五日命諸將分兵攻城契丹鐵林都指揮使右廂主李札盧存以部

下兵來降二十六日幽州神武廳直御兵四百餘人來
歸山後八軍偽寇官三人以所授處牌印來獻二十
八日契丹民百人相率以牛酒迎犒王師 七月三日
契丹偽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廷素率官屬十四人來
降五日偽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來降自王師
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城下定國軍節度宋偃
攻南面尚食使侯昭愿副之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
供奉官江守均副之彰信軍節度劉遇東面儀鸞副使
王賓副之定武軍節度孟元喆西面閑廐副使張守明
副之凡十五日以士卒疲頓轉輸迥遠且虞戎至遂詔
班師 十三日命定武軍節度孟元喆判四方館事梁

通判劉文信等謀反詔武將軍趙延進翰林使杜彥
主事器庫使葉可瓊屯定州河陽節度崔彥進西上閣
門副使薛繼興供奉宮閣門祇候李守斌屯閩南是
月內侍趙守倫於幽州城外及緣路收得馬五千七百
餘匹又於遂城保州收得戎人散散馬及橐駝萬餘匹
八月一日契丹斡兒等二十八人來降悉賜以衣服
錢帛五日西京留守中書令石守信青授崇信軍節
度使依前兼中書令彰信軍節度使劉遇青授蔚州觀
察使坐以所部寇仇親征并邊失律故也又詔光州刺
史史珪責授定武軍行軍司馬坐攻范陽城延燒故也
九月五日詔忻嵐憲州緣邊諸寨不得縱軍士入蕃

界打刳以致引惹賊衆如入界打刳即於安路等截掩
殺若須酬賽者非有宣命無得出境 九日詔內衣庫
使張紹勅六宅副使何繼隆南作坊副使李神祐北作
坊副使劉承珪馬步軍副都軍頭錢俊李延照率兵屯
定州以備戎寇 十二日嵐憲巡檢王延貴言緣邊巡
檢使臣差入北界刳掠利於羊馬無益朝廷若是蕃
寇極動須要酬賽即具申奏乞春初會合兵馬掩殺及
起揭入戶庶邊界安靜從之 十月契丹朱寇闖南劉
延翰崔彥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之過于遂城西徐馳
二河間斬首萬二百級獲馬萬匹坐擒酋長三人追奔
二十里餘老幼三萬餘口及兵器車帳攻具甚衆 十

一月四日代州言契丹於雁門西涇胡谷南川下寨折
彥贊與鄒監董司憲劉緒巡檢侯美追擊之大敗復鞍
馬器仗甚衆 二十三日嵐州言破契丹千餘衆于三
交口 二十五日忻州言破契丹數千衆斬首四十五
級獲鞍馬鎧甲生擒十六人以獻閩南又言破數萬衆
斬首萬餘級獲橐駝五十三頭詔並以分給軍校 五
年三月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萬衆寇雁門塞衆兵分
水嶺臣令楊業董思愆侯美鄭昭達等率在外軍士救
應與閩大敗之敕偽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生擒馬
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獲其鎧甲軍衆銀牌印記戎器
甚衆 十月八日命萊州刺史楊重進沂州刺史毛繼

美辛兵屯閔南亳州刺史蔡玉濟州刺史陳廷山屯定
州單州刺史盧漢贛屯鎮州皆以備虜寇也 二十四
日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來信東上閭門使郭守贊弓
箭副使李斌儀鸞副使江鈞同護定州屯兵 十一月
十三日車駕北巡十四日閔南上言契丹萬餘衆來寇
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節度崔彥進為閔南兵馬
總管十九日駐蹕大名雄州言戎遁皆遁皆候徹警乃
以十二日班師初帝欲乘勝討幽州已命保靜軍節度
劉遇為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總管陵州團練使田
欽祚為都監威塞軍節度曹翰為東路行營壕寨兵馬
總管登州防禦使趙延倜為都監又命宰相召翰林學

士李昉扈蒙問事之可否昉等上言曰北虜徵妖自古
為寇來秋北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腥羶米擾疆場陞
下恟沐風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擾民志蠢茲醜類
畏威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况幽薊之壤久陷匪人
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吊一方俟
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輸是資
况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雖存偶於
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疲勞况今虜寇宵
奔邊陲寧謂若覩巡塞下震耀戎容固足懼彼殘妖亦
恐勞於大舉伏望中戒羽衛旋旆京師善養驍雄精加
訓練嚴勅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

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暮歲之間用師未晚帝深納其
說即下詔南歸是年奇嵐軍言戎人二百六十餘戶
老幼二千三百餘口米附并州又言戎人二百三十四
戶五千三百餘口歸附六年正月易州言破契丹數
千衆斬首三百級五月平塞軍言契丹七千人騎米寇
出兵掩殺逼奔數里殺賊奪鞍馬器甲甚衆七月嵐
州言戎人五十三戶三百六十三口歸附平兵迎之虜
騎奄至因敗其衆斬首七級九月易州白繼賢上言契
丹米寇逆擊於平塞北斬二千級獲人馬器甲牛畜甚
衆七年五月三交上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二千級
平其壘三十六俘老幼萬餘口又府州折御破契丹

萬餘衆於新澤寨斬首七百級生擒酋長百餘人又高陽閔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口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計時虜衆三道未冠悉敗之十月詔北邊州

軍曰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為家視兆民如子莫咸登於富壽豈輕舉於甲兵况與契丹本通鄰好昨以河東劉繼元不遵朝化盜據一方念彼邊民行茲薄伐朕所以親乘戎輅直抵晉郊素無騎武之心益切吊民之意而契丹輕舉戈甲輒未救援一鼓既平於并壘六師遂指于燕郊靡辭六月之征聊報東門之役雖彼曲可見亦罪已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等所宜安懷無或相侵如今轍入北界剽畧及竊盜所屬

州軍收捉重斷所盜得物並送還北界 十二月日利
月利沒細兀瑤等十族附豐州王承美出兵迎之與虜
戰大敗走之事具豐州 是年明記卒其子常王隆緒
立才十三歲偽諡明記景宗孝成皇帝改元乾亨 八
年三月王承美又破契丹萬餘衆俘斬萬計 十二月
高陽関捕得虜口言虜中種族携貳慮王師致討頗于
近塞築城為備帝謂宰相曰戎人以剽畧為務乃修城
壘為自全之計蓋天亡之時也因委曲論契丹良盛情
狀諭可討之計事具義兵 是年契丹改元統和尊母
蕭氏為承天皇后隆緒自號天輔皇帝 雍熙三年
正月命天平軍節度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

陸部管管事河陽節度使在彥進三十餘將下詔三路
北伐契丹自三月王師入北境所在城邑多降太平
興國九年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薛
鑑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
而北嘗翕盟發兵以援非大減兵力決而取之則河東
之師最為危急之役且虜主年幼國事決于其母_其大
將軍解德讓竊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
又訪得隆緒與其母蕭氏在國中每歲冬月多居西樓
或幽州北廟城就薪水每出漁獵常月餘乃還至春會
逆樂河射鴨夏居炭山即上涇處有屋室宮殿蕭氏與
韓私通遣人縊殺其妻遂入居帳中同卧起如夫妻共

案而食隆緒所居異帳相去百許步衛兵十餘人勝夫
三百人雜以藩漢女奴國事皆蕭氏與韓叅決又近幸
醫工迪黑姑及北大王孫弟子將軍二人部族有竊議
者為其室所告蕭氏盡戮之隆緒亦惡其事畏不敢發
然蕭氏亦常懼及禍每歲正月輒不食葷茹大修齋會
及造寺與復度徧結兩天性殘忍多殺罰有機畧其下
皆累取為帝聞之遂下詔三道進討曹彬崔彥進承信
自雄州入田重進趣飛狐楊業出雁門赴期齊舉馬
五月曹彬之師與虜戰不利彬收餘眾宵涉巨馬河臨
易張水榮馬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台彬
彥進等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美等上

言雲應寰朔州民五百戶及吐渾突厥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餘帳久困戎虜善接王師願移舊地南居忻代之境詔美與河東轉運使分置于河東管內計口給開田為業永興租役如安置不盡即分于次南州縣不得擾動務使安居至七月又詔樞密都承旨楊守一等待并代州起遣赴河南府孟魯汝潞等州給與空閑地土居佃充為永業時潘美等以所部兵護送其人為虜所敗揚業陷馬事見出師門十二月五日定州田重進言入虜界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千餘人及獲牛羊積聚器甲甚衆十二日瀛州言都總管劉廷謙率兵與虜遇于君子館接戰會天大寒王師不能殺乃虜騎

衆圍我軍數重廷謙先約別將李繼隆率精兵後殿緩
急為救時已被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延謙力不
敵全軍陷沒得麾下它馬乘以遁與數騎獲免先鋒六
宅使賀令圖武州防禦使楊重進陷馬二十五日代
州副都總管盧漢贊言北虜南侵臣率所部兵于土鏗
堡掩襲斬首二千級獲馬千餘匹車帳器甲牛羊甚衆
是冬又寇易州州遣强壮指揮使劉鈞等率兵襲破
溝闕破之斬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四年正月十二
日詔應幽州邊境背沒軍人等或因事疑阻或負過逃
亡豈所願為蓋非獲已用推恩信特示招徠今後有能
自北界脫身來歸朝廷者並不問罪依舊隸軍額如曾

受契丹丹補置者並與為命職官仍令沿邊州縣隨處
支賜衣服續食部送赴闕下 二十三日詔曰朕恢纂
丕圖撫綏四海不敢暇逸常懷戰兢幸屬書軌混同歲
時豐稔而犬羊肆暴敢犯封陲俘掠人民焚蕩廬舍農
桑廢業閭里為墟言念生民罹其荼毒為之父母實切
痛傷宜覃雨露之恩以表君親之惠應行營將士因陣
敵不利捐棄兵甲潰散者並不問罪各依舊兵籍收錄
應沿邊城堡曾為契丹攻圍其中將校備禦有方功勞
可紀者委逐處分析聞奏當加旌賞軍人歿于行陣及
百姓被契丹殺害無主收葬者所在破官錢埋瘞軍人
除賙贈外特支半年廩給死事使臣將校子孫並與錄

用應緣契丹入界草寇因而聚集及逃亡軍人曾行劫掠者並釋罪限詔書到一月許于所在陳首軍人依舊隸軍籍百姓並令歸農限滿不首即論其罪應經契丹剽掠處人戶雍熙三年以前逋欠租調並與除放仍更給復一年朕撫理失中委用乖當是使邊陲之俗陷于塗炭之災咎由眇躬禍及黎獻永言痛悼勿忘于懷先是自岐溝關敗諸將多坐黜免既而我虜復入寇帝念無可遣者劉廷謙宋偓張永德先皆罷節鎮在環衛帝欲令擊虜自効固遣三人者分屯邊郡以禦之未幾廷謙人敗于君子館士卒前後死者數萬人公遣諸郡創夷之卒不滿萬計皆無聞計河朔震恐悉科鄉民為兵

以守城皆白徒未守習戰鬪但堅壁自固不難禦敵虜
勢益振兵驅而入連陷深祁德等數州殺官吏俘虜士
民所過郡縣堅壁不下者悉俘取料村中士女大掠縱
火所在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甚苦焉又寇定遠軍
城中乏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郎曹諫慮不能守殺數
人乃定虜遂引去帝哀痛之故有是詔 端拱元年十
月豐州王承美言契丹於州界多屯兵甲剽掠蕃部限
狹驅虜人口當州漢兒隔在毛駝山東黑山內藏避至
今三年無兵士救應契丹三次出兵搜捉臣皆殺退降
詔褒美之 十一月定州郭守文李繼隆言北虜入寇
與戰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宰臣率百寮

詣崇德殿稱賀。先是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閼郭守文
入拜帝諭之以用兵空畧云夫用兵者先須料敵知其
強弱明于動靜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意也鎮定
高陽閼三處控扼來往咽喉道路若是蕃賊不顧前後
容易矜驕則用兵掩殺萬不失一假如馬一指揮遂取
驍勇者弓箭鎗劍間雜分作十隊若十指揮即為百隊
乃至四三百隊亦准此例今于諸班內募願指揮者分
充押隊若虜敢踰鎮定而未不要便殺但為詐怯連馳
以聞朕當立發駕下精銳向北逐去度彼事勢偷取蕃
號必然穩便則分布隊伍縱兵亂殺若是得勝盡殺取
若是未捷各歸城寨此百戰百勝之謀也苟隨機所見

別有控便亦不徇此至是契丹未寇中山守文與繼隆
出精兵背城而陣蕃賊盡銳來薄我師繼隆號令將士
一鼓而破之殺獲甚衆二年正月詔問文武羣臣詢
平虜之策吏部尚書宋琪上疏獻十策曰一契丹種族
二料賊甚寡三賊未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
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一契丹匈奴之別
種伐居遼澤中南界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
近其王自阿保機始強賊因攻渤海死于遼陽妻述律
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犯關而還死于殺
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
南侵被殺于火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為睡王為

永康之子明記所纂明紀婁曰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
幼主蕭所生也晉末虜主投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約
三萬人騎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迷律氏頭下謂之
屬柵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年已
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迷律常留餘兵為
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越
謂國舅麻荅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
也別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
得昔年犯闕時令劉瑞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
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好為契
丹之飾復有近界達韃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

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
雁門已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
割以賂戎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虜主南侵
其衆不啻十萬虜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
北一縻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
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同邏謂之欄子馬戎主次
角為號衆即頽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只折木稍厓之
為弓子鋪不設檢營塹柵之備或聞聲言所寨之者皆
不實也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行未逢大
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就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
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

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資退敗無水散而復聚
寒而益堅蓋並鹽裹騎士之故此戎之所長也中原所
長秋夏霖霖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
也財盡山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
虜之計每秋冬時河以軍州緣邊柵寨但專守境勿輒
侵漁令彼生詞尋又有謂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胡軍
萃至黑雲翳日胡雪迷空鞍馬相持醜禍之利所宜守
陣坐甲以逸待勞其騎士并屯於天雄軍貝州磁相以
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
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
合國戎獨此以一郡統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

敵已函家別命大將總領前軍以通侵軼只于天雄軍
邢洛貝州以未設將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
新草未止陳亥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
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已
降更除三五人蕃候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臨事分
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
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毋指
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
刀子槍百條餘並弓劍骨鏢其陣身解鎗排之俟與戎
相搏之時無間序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
陣交進虜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以有馬步人五千

分為十頭以撞羊鎗弩俱進為迴避之舍也陣稍不可
輕動蓋防橫騎奔衝北陣以都監王之進退賞罰便可
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過三五
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
破虜寇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
四伐五伐乃止齊馬慎重之誠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
戎不習支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
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所
誤如將木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後設息兵之
謀雖降志以難甘亦和戎而為便魏絳嘗于五利奉春
僅得其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

詩美宣王薄伐獫狁是知戎狄侵軼其未尚矣然則兵
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
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
至死戍之所也于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
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
慎養兵數萬計虜乃其常矣每逢調發惟作糧糗之備
入蕃旬浹節軍食月費每人給麵斗餘盛之於囊以自
隨征馬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
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衙官子弟戮力精勤之謂
也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圖轉
饟亦未為晚伏以國朝大舉精甲討除戎寇靈旗所指

燕城必降而虜所趨往或落其便必若取雄霸路直進
未免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投
戈散地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未不測其深淺必真回
轅西適山路望令大軍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
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
祖寨則瞰燕城總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
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舍連延溪澗相接採薪
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馬之地內排
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然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
胡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之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
師神祠是桑乾出水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

作鎮之時欲過西街曾壅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
往度河瑞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斷戎之右臂也仍
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百人至青白軍已未
山中把截此是新州大路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
系河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于燕丹
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秦水必溢可
于駐蹕寺東畎入郊亭旋三五日弥漫百餘里即幽州
隔在水南王師可于州北擊浮梁以通北路戎騎未援
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有山後八軍
間前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
以鎮之敷慶澤以懷之奚嘗部吞當劉仁恭及男守光

之時皆刺面為義兒伏燕軍指使人馬疆上少勞於契丹自彼脅從役屬以未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咸于奚帳雖絕僥事虜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前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党此番漢諸部之衆如將未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補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雜虜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乎其奚膏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為王仍賜分器鼓旗車服戈甲緩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于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

練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乘得美虜渤海以為外臣
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于近日河朔戶口虜
掠極多並在錦帳半虜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
墾千餘里既殄醜虜悉為王民釋左衽以服衣冠去腥
而慕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
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莫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
盛也戶部郎中張洎上疏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馬前
代聖賢論之詳矣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
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辭厚
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
曾息三邊之代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鉞

而四戰決勝負于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我馬生邠邊
防受敵兵連禍結累戰于茲邠邠被蹂踐之虞上谷失
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騷然丁壯斃于轉輸膏血塗
于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宸謨自今夏已來方隅稍
定糗糧以濟城邑粗安然而胡虜之情變詐難測慮朔
風漸切塞草具腓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醜類南下
燕趙復恣憑凌勝敗存亡未可量也况河朔之地仔細
其空邑里丘墟黎元為析悅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
之禍趙魏鎮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之事去矣國
家失副北關塞之險亡控守之虞是上策不能舉也頓
兵平野與匈奴轉勞弊已甚勝負未分是下策不足恃

也審觀天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
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休兵息馬已還其庭宜
因此時舉通和之策夫屈仲變化與道汗隆轉危就安
聖人之務也昔漢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楚滅強秦
不五七年平定天下而雄圖大畧自軒昊已降未見其
倫以天子之尊唯有魯元一女及出師朔野困于白登
爰從說士之詞遂舉和親之策迨及文景承先代之業
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膏悅海內田賦三十而稅
一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亞夫賈誼為謀議將帥之臣二十年間天下刑措魏魏
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大照甘泉軍屯細柳則飾宗室

之女出聘車于夫以高帝之雄才文景之淳化豈力之
不足而德之不至也而與之通好者蓋視夷狄猶禽獸
耳安肯耗竭中國事無用之虜傷害仁義與蛇豕爭鋒
乎前代論夷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豈求功
業于其間哉觀與冊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
之結好息民正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醜類懷仁奉大
國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
有數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版蕩唐室勃
興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為佐命之雄而頡利
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敦其夙好廣輸財貨
以厭其心貪歲月荐更犬羊寢弱李靖以數萬之衆擒

而滅之此王者蒙垢俟時殲強敵之明效也今契丹嬖
臣擅軸北難司晨卑于閉幽權移于母后于越强大地
處于嫌疑犬羊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兆况滔天滑夏
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于廬
帳矣國家暫時降屈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
若契丹恃憑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然聖
人屈已濟物之誠已彰灼于天下矣疏奏頗采用之
七月大將李繼隆送蜀宋人威虜軍虜將于越率衆萬
騎來逼我師為都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河間
殺其大將一人虜皮室者虜相也衆大驚撓于越來善
馬遁其下相蹂踐死者無數十一月以契丹偽命南

大王兄子耶律昌時領涿州刺史 淳化元年十月遣

寄班殿直張明至定州諭旨都總管李繼隆曰若將來

北虜入寇朕當親討勿以為慮繼隆上奏曰建帥行師

乃舊國之宗舊制臨陣忘死蓋臣子之常規豈有身握中

權坐食豐祿不念扞城而崇侮更煩清蹕以省方風夕

自思啟處無措如臣者頑疎有素材智淺聞獲執干戈

以備將帥臣之幸也而自犬戎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

以臣乏治兵之謀枉以鍾事臣敢不講求軍志震懼戎

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雪滙愚衷誠以

蠱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

於親巡庶靡勞于天步今者遽聆聖誨將決冀行長驅

組練之師徐按和鑿之馭宣威朔野問罪穹廬然則睿
畧縱橫宸嚴震盪克平多壘將在匪朝然而一人既行
百司景從千乘萬騎雷動風趨郡縣供饋以斯勤次舍
驅馳而甚速况乃窮荒殘孽類微妖責在帥臣決期
殄戮臣雖弩弱誓死為期仰望鴻慈特寢茲議是歲虜
亦不敢大為逆患 十二月四日契丹偽官室神未奔
授順州刺史神月言虜相室時之子也 二年虜遣人

至雄州求通好總管劉福以聞帝遣中使麥守恩謂之
曰朕以康民息戰為念固無辭于屈已後有來使當厚
待之勿拒其意既而使不復至 至道元年正月首領
韓德威率數萬騎誘近蕃勒波馬尾族自振武入寇大

敗之。先是虜與賊遠相結以窺邊境帝密授神筭于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于子河汊勒波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府州折御卿之兵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一人德威僅以身先勒波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歛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于河南自撫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帝謂左右曰此戎輕進易退常誠遣將不得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彼歸路因而擊之必無遺類今果如吾策左右呼萬歲。三月新羅人二人自契丹來歸人見崇政殿各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

年教令學此有五十人同技常令吹之其聲重濁奮厲
大率如調角問其曲云是車于復小弄契丹每軍行則
吹此詔各賜衣服緡錢使隸軍籍 四月虜數千騎寇
雄州為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 二年六月
乞党族首領迎羅佶及長嗟黃屯三人詣府州內附云
春初契丹將韓五押領兵來剽畧遂與戰殺獲多又擒
大將妣連舊居山後今乞浪河居于勒馬尾族地詔安
撫之各賜錦袍銀帶器帶等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定
州部送投耒契丹骨初等三人詔賜錦袍銀帶緡錢給
田處之 二月以契丹國太妃迴國軍將劉恣補外州
鎮將賜緡絲怨挈其屬三十餘人歸順故也 七月契

丹于越王下五寨監使馬守玉與其弟祖于寨使守琛
雕翎寨使王知遇等百七十五人挈族來歸帝召見因
問守玉事于越月廩幾何對歲給粟百斛亦匿名耳暴
劄重役不任其苦詔賜衣服銀帶給田廩之 二年四
月北大王帳下左教練使楊贊挈其族歸順賜緡帛補
外州鎮將給田廩之 九月契丹數萬騎來寇三路先
鋒田紹斌石普與知保州楊嗣逆擊敗之于廉良路殺
二千餘人斬五百級獲馬五百匹 十二月二日下詔
幸河北督諸將進戰事具規征門 十日知冀州張旻
敗契丹于城南殺十餘人奪馬百餘匹 十四日威虜
軍言戎人來寇官軍擊敗之殺其首帥部下潰散 十

八日左侍禁閤門祇候衛居寔自府州馳騎入奏東州
駐泊宋思恭與知州推惟昌鈴鐙劉文質等入契丹五
合川破拔黃太尉寨盡殺虜衆焚其車帳千五百餘所
獲戰馬牛羊萬計鎧甲弓劍千事賜居寔錦袍銀帶束
帛遠供奉官就賜思恭等錦袍金帶立功將士并升權
之蕃部首領有功者賜物有差 三年正月六日戎人
寇河間王師不利高陽関都總管康保裔力戰數十合
援兵不至保裔沒于陣三路都總管傅潛都鈴鐙張昭
允坐逗撓不出師貸死流房通二州虜兵縱掠遁去
十二日高陽関貝真路總管原本缺名遣寄班侍禁郭
筠馳騎入奏今月十九日領兵追契至莫州東三十里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所虜老幼數萬鞍馬器仗不可勝紀餘寇遁逃出境宰臣率百官稱賀六月詔曰天高所臨是惟王土雖或偷于益俗久隔皇化願念赤子孰非吾民如閭遠隅頗縱驚擾殊與綏懷之義寧忘軫惻之心自今緣邊百姓不得輒入北界剽畧違者所在捕繫具獄以聞 九月契丹偽應州節度使蕭轄剌肯頭姪招鶻虫哥判官吳拾得歸順以肯頭為右領軍衛將軍嚴州刺史賜名懷忠招鶻為右監門衛軍賜名從化虫哥為右千牛衛將軍賜名從順吳拾得為右班殿直賜名忠諒仍各賜冠帶銀帛緡錢鞍馬 十二月契丹稅木監使黃頡茶酒監使張文秀間城使劉繼隆張顯

登學其屬歸順賜冠帶祀笏舍于歸明班院顯等皆于
趨之族也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契丹王子耶律隆慶
下內四支班首兼北宮都博田鳳容及其弟從壽來歸
補鳳容三班奉職 十月北面前陣鈴鎧張斌言破契
丹于長城口故獲甚衆漸近戎首伏騎大起三路統帥
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 十一月北面王顯言
前軍與契丹遇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偽命大王統
軍錢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得偽印二鈕以羽林軍為
文叔甲馬甚衆首領遁去餘衆號慟于野先是詔增高
陽關三路騎兵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統騎兵三
千陣于先鋒之前別命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

奇兵以備邀激荆嗣領萬人斷西山之路繪圖以示行
營諸將會斥候者言戎人首領尚在炭山乃急徙定州
未幾數萬已塞故大兵不得進擊議者惜之 閏十二
月北虜偽閣門使寇卿子用和繼忠歸順以用和補三
班奉職繼忠補外州鎮將又有李紹隆者同時未歸補
三班奉職 五年正月契丹貴將蕭繼遠清吏劉澄張
寔挈族歸順並補三班借職 四月以契丹入寇令邊
臣日具事宜飛驛以聞三日一遣指使人奏是歲虜騎
稍侵掠邊界皆所在擊走之 七月契丹大林塞使王
昭敏等歸順賜衣服帛帛補昭敏鎮將餘于許州給田
居之 六年正月知雄州何承矩言北界賊馬傷敵候

望兵士奪馬二匹又偽新城都監神文煦諭新塚九村民恐有虜掠臣已諭令少出入其榷場商旅如常詔曰卿從疆境再議榷場許其往來通乎貿易守臣之意蓋在綏遠犬戎之心屢聞背忠往事非遠明驗可知汝等亦宜熟察前後端由深詳胡虜情志但慮終難馴致尤須過作堤防至于遠達言詞未可仗為誠寔但與領其未意常須辯彼姦謀動顧機宜即副毗倚初承矩首議與榷場將以漸通懽好而戎狄無厭或肆兇醜帝慮承矩輕信頗弛邊備故有是詔 二月契丹平州牙校韓守榮北宰相親吏劉廷鳳張希正來歸並補三班借職 四月三路都總管王超言契丹南寇發步兵千五百

赴定州望都縣南遇賊逆戰殺其衆賊併攻南偏出陣後焚絕糧道人馬渴乏將士被重創賊圍不解衆寡非敵二十詰旦副總管王繼忠陷沒臣等即引兵還州詔發河東廣銳兵三指揮由土門趨鎮定邀擊之虜衆遁去七月契丹偽供奉官李信來歸補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信具道中國事以間信云明紀四子長即隆緒也今年三十三次隆慶今年三十一次隆裕小名南二偽吳王今年二十五幼曰鄭哥早夭三女長曰燕哥今年三十四適蕭氏弟北宰臣留往哥偽駙馬都尉次曰長壽奴今年二十九適氏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奴今年二十七適野母弟首頰延壽奴出獵為鹿觸死

蕭氏即縊肯頭以徇莫明記妻蕭氏今年五十蕭氏二
妹長適齊王偽稱太后未嘗封冊王死自稱齊妃領兵
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西得達旦盡降之因謀率其衆
奔骨厯札國結兵以篡蕭氏蕭氏覺之遂易其兵以領
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寘毒蕭氏為婢所發
配殺之幽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
等約萬八十餘騎其偽命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
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
餘騎內五千六百餘嘗衛戎主九萬三千九百餘即八
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
五十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為文法使印八角而圖又東

南接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 景德元

年正月北面上言契丹奚王及偽南宰相皇太妃令公

各率兵四萬餘騎自葦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及

故城容城帝曰胡人利於野戰繕完城堡或非其意第

詔將帥謹斥候治方田又諭王超等以便宜從事押陣

使臣悉稟超節度 是秋板給軍都監耶律吳欲來降

補三班奉職又林牙使攝推官劉守益及其兄恕相繼

來降 九九二十四日北面言契丹與其母舉國人

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總

管等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翌

日攻北平總管田敏擊走之又東侵保州振武小校孫

密領十卒探虜事中路遇虜前鋒密等依林木殺以待
戎人下馬以短兵格鬪密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
所佩右利林軍使印虜進攻州城又不利而北自是虜
主與母并統軍之兵合勢以攻定州王師陣于唐河厲
兵蓐食以待之其輕騎為我裨將所擊逆率眾來駐陽
城淀二十八日奇嵐軍言虜騎數萬來寇率兵擊敗
之俘獲甚眾翌日再至又擊走之十月四日府州折
惟昌言準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
大狼水寨殺戮甚眾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
萬計六日北面上言戎主與母率眾至唐河三路都
總管王超按兵以待既不接戰緣胡虜河而東虜遂

南熾攻瀛州詔威虜奇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領兵深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二十五日威虜奇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寨並上言擊破契丹羣臣奉賀二十
六日契丹遣人以前殿前都虞候王繼忠奏乞許通和詔以殿直曹利用為閤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往答其意
先是虜自唐河敗後即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王繼忠詣莫州石祖且致密奏願通和帝召宰臣議
因曰朕每念往昔全盛之世無不以和戎為利朕即位之初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倦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疆
致嘗念自古禦獮為中原彊致嘗念之以至德威之以

大兵剛熾悍之性詎能柔伏今語德則比屋之俗尚媿
可封言威剛戎捷邊功未復燕土此奏雖至亦恐未誠
畢士安等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况丘歲契丹歸款之
人皆言其國聚謀常以聖德兼備精于求理軍國雄富
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畧銳氣屢挫雖
欲罷去且恐無名今茲勤請諒必非妄帝曰卿等所言
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誠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
之後必有邀求至于利眾徙人安民屈已時遣使命遺
之貨財所可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求必須
絕議朕當治兵警衆躬行討擊遂以手詔諭繼忠曰朕
君臨大寶子育羣氓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

武邊防之事汝素備知向因何承祚上言乞差使往其
時亦允所奏今覓封疏深嘉懇誠狀富有竅區為人父
母若諧偃革亦協素懷悅有審實之言即附遣臣間奏
至是繼忠有奏至乞早遣一使來賜商議又以手詔募
神勇軍士李斌賈赴虜寨時議擇使持書帝曰既頑忠
義之人亦頑粗有識畧然不必拘其位秩樞密王繼英
等曰曹利用常承受延州奏事可與茲送送有是命
十一月一日北面上言虜衆急攻瀛州晝夜鼓噪大設
攻具負抵東城驅虜人東城城上發矢石巨本學之皆
墜戎主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為城兵所
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萬

既而遊兵又逼奚州知州王興擊走之戎人攻瀛州城
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妙鋒鋸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
城上掛版方數寸集夫二百餘 十八日以車駕北巡
命李繼隆石保吉等為馬前東西排陣使事具親征門
二十日駕前排陣使言契丹遣門人孫崇等齎王繼忠
奏狀乞詔督利用往彼時利用已充使至天雄知府王
欽若鈴鐺孫全照留不遣虜又啟謁遂令繼忠為奏曰
昨十月六日石普差人送到手詔北朝曰候朝廷使者
今尚未至乞早差人至此商量見今頓兵不敢虜劫必
望聖慈早降宣示免臣失信遂有是詔 二十一日車
駕次長垣契丹遣使李興以王繼忠奏至乞只自澶

州別遣使至免成稽緩詔以前意答之 二十二日詔

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夫鑿河水

二十四日散直張皓自貝州齎王繼忠奏狀至行在皓
道出契丹塞為胡騎所引至虜主及母車帳之前面諭
者久之且令赴天雄召曹用利既而利用未至張皓獨
還其國主及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命繼忠以狀來奏
其言契丹不敢劫掠以待王人帝曰戎人雖有善意國
家以安民息衆為念固已許之然彼尚率醜獍深入吾
土又河水已合戎馬可度亦宜過為之備朕已決成算
親勵金師况狄人貪恠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有選
求當決于一戰殄茲醜虜可再督諸路將師速會駕前

仍命樞密陳堯叟乘傳赴澶州北寨密諭將帥整飾戎容以便宜從事 二十五日李繼隆等言戎寇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大陣既成列戎騎止而不進臣等分伏劫弩控其要害有戎帥異其旗幟出行軍伏弩發殞之見其數十百革鞬前與曳而去戎師悉遁去所害者即順國王捷攬也有機勇所領皆銳兵及是戎人喪氣胡騎漸北至夕但時命控騎來窺大將軍 二十八日曹利用至自契丹與其使左飛龍使韓杞同至 十二月一日對韓杞于行宮之前殿杞入跪授書函于閣門使捧以升殿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受而啟封宰臣等讀訖乃命

祀升殿跪奏云國母上問聖體是日祀入群賜鞍馬襲衣金帶器幣復命利用同往初利用至虜中待之甚勤戎母見于行車中親與飲食設橫板于炕上布食器戎主與其臣重行而坐屢慰勞利用及與祀偕至果州求閔南地為言帝以事在前朝不許因謂宰臣曰朕初覽繼忠密奏即與卿等共議為民屈已誠所不辭但慮以閔南地為求今果有此卿等以為如何宰臣等曰臣等欲望禮遣信使答其未書且言閔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與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權盟帝曰朕守祖宗之基不敢失墜所言閔南之地事極無名必若固守朕當決于一戰所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或歲以金帛濟其

不及朝廷之體故無所傷可復其未書令曹利用與韓
杞口述茲事不必形諸翰墨也利用再至契丹帳數沮
給地之議接伴高正遠曰今歲引衆而來本謀閔南之
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果命
專對有死而已如其不恤後悔尚以割地為言割地不
可以歸兵亦未息矣國主及母聞之即令繼忠覓利用
且道修好之美且言早結懽盟再遂通通好契丹所慮大
朝于公遣創築城池聞移河路廣浚濠壑舉動甲兵敢
望聖慈特賜鑿志 五日曹利用與契丹使右監門衛
大將軍姚柬之自戎帳齎書至命西京左藏庫使樊州
刺史李繼昌假武衛大將軍持荅書及誓約與柬之報

聘初韓祀與東之人見日各言其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主帝曰此必母專其政人不畏主詢于利用其言亦同仍云聞聽之間蓋由其主不惠如是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母又以其國主并母先以御衣食味方物為信因繼昌之行亦各送衣服藥味金器以答之時東之又因接伴使附奏已議通和北朝方收衆歸國頗慮沿邊諸州出兵邀擊望降詔約束詔如其請戒諸路總管諸州軍不得輒出兵馬九日北面上言契丹未即出塞頗縱游騎搔擾鄉閭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城詔高陽關總管曹瑛率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總管寧州防禦使張凝為沿邊巡檢安撫使洛苑使李繼

和為副使六宅副使王懷鈞入內殿頭李懷岳為都監
選天雄屯軍二萬為琛後以躡戎寇如敢肆掠即所在
合勢剪戮仍賜王繼忠詔諭其事若有探騎遊兵請即
袖取仍聞諸頭寨猶帶老小前去流離愁歎誠可憫嗟
共守和平即宜歸復命澶州馬鋪小校率斌齋詔以往
十五日張凝等言戎人探騎各團給北不敢侵掠

十八日李繼昌與契丹西上閣門使丁振奉其國主及
母誓書見于行在繼昌言虜中人情無不忻懌館設之
禮益加優厚其宴會勉遵漢儀而多雜虜法左衽之革
動成褻慢上之人雖欲變之而俗不可易也帝曰比欲
令振隨至京師優加禮遇又以裁歸革轂百司庶務各

涉勤勞思與休息宜就此賜宴即今朝辭是日宴于行
宮振辭歸國命東上閤門使曹利用送至境上 二十
二十詔錄契丹誓書盟約頓河北河東諸軍 二年止
月七日詔諭緣邊知州軍等令各遵守契丹誓書約束
不得輒與境外往還規求財利十一日苛嵐軍請修舊
方田大山軍請築月隄帝以違契丹誓約不許詔緣邊
諸州軍契丹未獻雉兔求酒食者遣使齎至河外給之
二月十日瀛州送投降降奚契丹九人赴闕詔以請
盟後者付總管司還之因詔公遜州軍自今得契丹牛
馬所在移牒還之漢口自契丹來歸者給資糧遣復本
貫其所乘馬縱之勿令入境違者論其罪 二十五日

命開封府推官孫僅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始通信使也
時議草國書令樞密學士院求兩朝遺草于內省悉得
之凡所與之物皆約舊制而加增揭國母書外別致書
國主問候而已自是全國主卒其禮悉如此例僅等迴
具言自入境所過州縣刺史迎謁命幕職縣令父老送
于馬前捧卮獻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杓漿水
于門令接待使察從人中塗所須即供應之所至民無
得驚食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行從芻秣之事皆命人
掌之戎主歲避暑于含涼淀開使至即來幽州其館舍
供帳接待之禮甚厚將延見有巫者一人乘馬抱畫鼓
于驛門立竿長丈餘以石環之上掛羊頭胃及足又殺

犬一以杖柱之巫誦祝詞又以醢和牛羹灑徙者于是
國母屢延坐宴會張樂及辭責以器服雜物馬五百餘
匹日郊勞至于餞飲所遺皆親信詞禮恭恪以致勤厚
之意 四月詔河北河東汾遼州軍凡契丹遣人至者
優加犒設茶絹之外仍給祀帶時諸郡將吏至北界館
待甚厚故加禮以答之 五月二日雄州何承矩言契
丹新城榷場都監劉日新致書遺羶羊酒果詔承矩受
之答以藥物又嘗令拒馬河南百姓以摩老素獻承矩
報以醇酒真宗以謂疆臣間遺固亦無嫌弟令厚其酬
答 六月詔雄州契丹詣榷場求市馬者優其直以興
之 十月遣太常博士周漸假太府卿右侍某閣門祇

候郭誠假西上閤門使為契丹國主生辰使職方郎中
直昭文館韓國華假秘書監衣庫副使丘守節假西上
閤門使為契丹國母正旦使秘書丞張若谷假將作監
內殿崇班郭允恭假引進副使為國主正旦使自是歲
以為常 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

軍耶律留寧副使崇祿御劉絳未賀承天節奉書致御
衣七襲金玉鞍勒馬四匹散馬二百匹錦綺春肉羊鹿
舌酒果國主遣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副使衛尉
卿張肅致御衣五襲金玉鞍勒馬四匹散馬二百匹錦
綺弓天鷹鷂等對於崇德殿留寧委演戎人也以戎禮
見賜以毳冠窄袍金鞞絃肅燕人也以華禮見賜以幘

頭公服金帶並加襲衣器帛鞍馬又賜隨行舍利已下
衣服銀帶器帛有差宴于長春殿酒五行而罷初留寧
等將見接伴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閣門留寧
等欣然解之既而曹利用以問帝曰戎人佩刀是其常
禮不須以此禁之即詔其自便留寧甚善劉絳等謂宗
諤曰聖上推心置入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又舊制舍
利從人惟上等入見自餘拜于殿門之外帝悉許其入
見及節日上壽班在諸衛上將軍之下大將軍之上自
此凡使至如此例 十二月國母遣使保靜軍節度使
耶律訖寧副使宗正卿高正國主同遣使左衛大將軍
耶 主石金吾囊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絨披或銀

鹿鵝頂鴨頭約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押副之
錦緣帛靴皮鞵金玦束帛白熟皮鞵細錦透背清平
內製御樣合線縷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鞵勒紅
羅押金線繡方鞵二具白楮皮黑銀鞵勒鞵二具襪
褐楮皮鞵勒海豹皮鞵二具白楮皮裘助鞵二條紅羅
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穉皮纏楮弓一紅錦
袋皂鵬翎獨角龍頭箭十青黃雕翎箭十八清法翅翅
酒二十壺蜜曉山果十株楮椀蜜漬山果十株楮匣烈
山梨柿梨四株檣罐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麵棗榜梨
棠梨二十箱麩杭虞梨杪十椀燕更白鹽十椀青鹽十
箱牛羊野豬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其正旦御衣三襲鞞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其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襪果寔雜炒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園主或致戎器寶鐵刀鶻禽曰海東青之類是歲帝以禮物宣示近臣又出祖宗朝所獻禮物示宰相其制頗朴拙今多工巧蓋幽州有織工耳自後使至必以所獻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及以果寔脯腊賜近臣三次又遣庖持本國異味前聖節一日就禁中造以進御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戎使初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罐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瓊冠衣八件金鞞鞞帶烏皮鞞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疋鞞勒馬各折匹

中衣七件金帶袋笏烏皮鞞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疋
鞍勒馬各一疋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鵞錦僕及衣
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疋中節二十八人各寶照錦
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
紫綺襖及四衣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疋並加金塗銀
帶上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簋大使杭粟各十石麵
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酒各十壺副使杭粟各七石麵
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酒各十壺承天節各賜別衣一
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
園伴射弓賜耒便銀鉞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
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別遣近臣賜

設拜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珠暈錦窄袍及衣
七件銀器二百兩線帛二百疋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
六件銀器二百兩線帛二百疋並加金束帶雜花羅綾
百疋從人各加紫綾花絕錦袍及銀器線帛將發又賜
銀器瓶合盃沙羅注碗等契丹主生日朝廷所遺金酒
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鞋二
兩紅牙笙笛箏棊柏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
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緞絹
三千疋雜線二千疋法酒三十壺滴乳茶十斤岳麓茶
五斤盃窰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具母生日約此數馬
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二十件雜色羅綾紗

綬絹二千疋雜綵二千疋 三年十二月契丹使耶律
阿括有疾不入帝遣醫官副使霍炳等詵視之時阿括
不赴得上壽及齋筵深自慙恨帝曰所差醫官止令詵
診處方如有藥餌令自和合其使副又須求藥餌得即
對面服之雖相示不疑然悠久或有不可療者目今朝
廷宜以醫官隨行則彼亦必使醫官同至也 是月契
丹使蕭漢寧至時元日會朝賀漢寧自言不習漢儀願
不給朝服副使吳克昌等亦言與大使同做班雜衣朝
服詔聽自便 四年四月接伴契丹使王曉等言嘗使
契丹其國臣寮每見即執米趨揖詢問朝廷臣寮舊嘗
奉使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具實對之認其上下情寔

無精粗具契丹人使到闕有曾奉使契丹者乞詔諭亦
許令趨揖談問其要否所責示之無間人得歡心從之
時內殿崇班高繼忠亦有此請並可其奏是歲戶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等使契丹還上虜中事且言虜
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幅中雜胡騎出射獵官屬隨
帳自辨器械根根著法極嚴死者必屠害恠虜者嘗
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 四月莊穆
皇后上僖帝謂宰相王旦等曰后崩合遣使赴告契丹
吾旦等曰命使赴告或令遣臣錄告之皆可帝曰於禮
宜赴告然每歲命使頗聞供億勤至今若遣使則自茲
兩國凡有大故各須躬傳交馳益增煩擾矣乃詔遣臣

俟北境遣人詢問即錄詔報之仍諭慈意十一月河東轉運使言唐龍鎮米璘米美等為西路契丹所掠美即璘之季父久依府州與米懷正同族不相能故懷正召我破之以報怨樞密陳老史曰璘美等亦窮而欲塞早者常持兩端且非富強之族但據險阻恣為觀望朝廷征之則趣河之東地曰東壘契丹加兵則趣河之西地曰西壘界卒騎兵所不能及詔候契丹使至以其事諭之是月契丹使耶律元至又令庖人米獻蕃食蕃俗家提狸那發士得之如大鼠唯供母主至是斃數頭至日飲以羊乳帝許其饜告進入擇味佳者再索之使大感悅是年麟府路言契丹率兵捕賊至境上恐謀

侵軼帝曰此疑之過者遣內臣視之果報盜馬舍利而